

書名 佛祖歷代通載二十二卷 慶長十七年本國
寺活字印本
撰者 元 釋念常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釋家 史傳
索書號 貴重- 62
編號 C6553700

卷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七佛偈

毗遮佛過去莊嚴劫第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

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

利剎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

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

足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莊嚴劫第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553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62

漢籍善本文全影像資料庫文本佛祖歷代通載二十二卷 慶長十七年本國寺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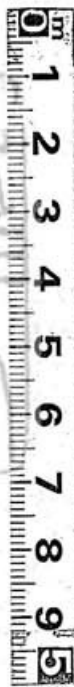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吳郡步顯鄉刊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4 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余常集

唐

丙戌

憲宗純改元和

順宗長子，以北突厥承襲為括討使，白居易陳自中官為統帥者天

下安寧，咸謂中興之主，北方天帝降夢，令具佛法，帝不承命，愛服丹藥，致性慄急，後為中官陳弘志弒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字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在位十五年

信州鷺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

諸師
論議

上知
作去
聲

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
提上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
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
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
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
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
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
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識識安
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
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

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
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平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平利云佛性猶如
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
中月如何攬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
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
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
之塔時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
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為人癯野好冠
樺皮冠著木屐裘衲縵縷狀若風狂笑歌自若其

冠去聲
冠平聲

臙流所

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爲方外交。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萊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捨得既長頭陀苦行精敏絕倫其爲豐干寒山所器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惟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捨得日常滌器鼻有殘臙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雖古名流

寒山詩

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白幘且愛畏疎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子非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迂延倚岩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顏兒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如甘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捨得嘗掌供獻至食

差楚介

時對佛而食又於橋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為者耶寺僧深怪之不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為烏鳶所殘捨得杖擊神而嫗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捨得鞭我至且互以語及一一皆同由是眾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閻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閻丘聞而見之于命水喫濡之須臾所苦頓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捨得吉利普賢

閻丘訪豐

丁亥符載撰天皇帝碑

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且後也閻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苑宇蕭條虎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閻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弥陀汝不識禮我何為遽逐寒岩次日閻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捨得亦潛去後不知終

荆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歷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

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
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
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
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
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殆盛于此師患
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
對曰不會師拈枕头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
坐三十五夏法嗣三出曰慧真曰幽間曰文實實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玉道悟禪師入寂唐

丘玄素撰
天士悟碑

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
撰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
五依長沙寺曇蕭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
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
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
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
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奮
處師蒙旨已便反荆州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
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
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

隘
解么

禽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洪
 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
 王神節使回心設琴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
 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
 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
 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
 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
 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
 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
 信即龍潭也○論曰寂音尊者曰荆州天丑寺道
 悟禪師如傳燈所載則曰道

蕭章

悟得法於布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
 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
 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
 中掛錘陵謁馬太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
 四月示疾壽六十膺三十五及觀達觀顯禪師所
 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
 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号道悟者宮人姓崔氏即
 子玉後亂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首律師出家
 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
 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
 南還謁馬太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奮處
 故復還諸宮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
 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
 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
 讓禪師碑唐聞人婦登誤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
 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
 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禪山今妄以雲門臨
 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覺夢堂重校
 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錄三十
 卷自曹溪下列為兩派一日南岳讓讓出馬大師

覺夢堂

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述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貧善知識，內有百丈海、海出黃檗、運、大為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號為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玉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鑑，鑑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僊，號雲門宗。次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菴，號法眼宗。次石頭迺，迺出藥山儼，天玉悟二人。悟下得惠真，真得幽間，間得文賁，三世便絕，唯藥山得雲岩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是為唐湖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潛宮人也。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直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奮處，故復還諸宮。一日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託人招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雖列剝據位立宗者，不能畧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鄉二君子，每會講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唐湖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箇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顯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賈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作用殺活不同。今以血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信吾擇法驗人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圍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日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槩，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眉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

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已丑

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本宗皇帝見明堂圖即禁鞭背刑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文章雅正贍縟當時公鄉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為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醜籍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

儀

草衣傳

析他各

德輿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岳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号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惠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

鞿居希

梯梨田
裨卦旁

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
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
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
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
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縻
鞿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
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
之道其猶梯裨耶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
左同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
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

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
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
志乎石

庚寅

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
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躰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
廣大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
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
可觀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
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
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敕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

無著
見文殊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兒瓌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尔來何為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

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綉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璃盞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即去翁投袂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

莫
去聲

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珠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徃徃頻與文殊會晤云。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今崇禩寺

辛卯

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懽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湊。懽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境界。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

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虧實相。号桓岩姓謝晉亂誓服緇褐權

德輿作記。余如傳燈錄

龐居士傳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上。亡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

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余玄機妙句，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百靈和上，路次相遇。靈問曰：昔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爲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上，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

差
欽音

云：龐公鮮徒，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只是欠箇幞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怕。公詰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又訪松山和上，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為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

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指後丹霞聞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舉起橐子時又訪齊峯和上峯云俗人頻來僧舍討什麼士回顧兩邊云誰恁麼道誰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士云卻在這裏峯云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峯回首云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林和上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士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

售
承
靈照
女霞
丹霞

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日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

壬辰

諸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岳彌陀和上碑其詞曰在
 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
 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
 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
 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
 羸形垢面躬負薪槲以為僕役而媠之乃公也凡
 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
 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

槲以九
 媠先九

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
 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
 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
 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
 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
 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田正定趣安樂國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
 之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
 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
 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薄
各伯

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
爲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
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
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木
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
成靈官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寀弟子
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
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身
篤音捐音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爲之記曰中
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

後同

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
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
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出三
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
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
顛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
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
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

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
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
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
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誓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
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
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廓廡續二大士之像繒
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
筏之存乎是遂以不啻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
起信焉

癸巳

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

講居衡岳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爲吾達解
如此而不遇賞音偶一日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
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闕人
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
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
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群鳥大集搏
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
誓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旨結茅
于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

化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
 天幻百端師之學徒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
 十年方滅迹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
 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
 不聞無盡繇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恠不
 恠其其恠自敗云

甲午

○吳元濟反拒官軍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
 福州長樂人卯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
 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

輻
六方

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迂化師
 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
 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
 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
 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
 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
 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
 日出相似名為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
 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
 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

聞去聲

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糞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

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爲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裏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

憶音章

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爲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絲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故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

差
聲平

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

爲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乃朔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旣爲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爲尊也學衆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牖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施架掛塔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旣久略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

施

支半

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耻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岳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

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
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
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五年
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
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
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
州爲大族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
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
偏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
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

偏早

匱余

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
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
毗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
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匱奉杖履爲
侍者數百剪髦髮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
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
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覺以
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
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
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德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

窳樞
窳緇

裔金石刻辭弥億千歲

子孳復題其碑陰曰允葬大浮圖無窳穴其於用碑不冝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冝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冝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

泌
九必薄
嶺
永九必薄
嶺
官戶

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嶺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寫來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聲眾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洎山戒法

乙未

南海經略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朝天子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

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衡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踊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滂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

度
各達

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耔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本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處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船聽命咸

赴
不宗

蘇徒
到
伐
士
到
蘇
徒

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而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
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
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木鑑是臨勞動專默
終指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
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唯道之褒生而
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
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
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
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

今天子尚書既復犬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
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
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巳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以文教
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
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
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
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
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

通鑑卷之五 二十一

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學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乃具石請予書其文

丙申

振錫 飛身 而過

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岳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震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闔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師姓鄧氏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言下契旨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

倒殖 而化 衣皆 順休 鼻 羊 諸

償 問方 踏 力 諸

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有奇詭父之以神異頗顯恐成惑眾乃入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眾曰諸方迂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眾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眾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眾為昇尸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啣之曰老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乃以手推之償然而踏於是闍維收舍利塔

通書 卷五 二十一

于五臺云

皆疾
皆智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已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

柳
遮余

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頂盖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復一日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近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

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
捧趨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
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爲愧
供奉吳元鄉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
陽宮見群芳敷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
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鄉
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鄉何不樂對曰
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鄉若昆弟但富
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旣浹旬而容
兒瘦頹帝憫而詔曰如鄉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

頹素

鄉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
元鄉至家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禪師啓曰弟
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
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爲僧鮮有
精苦者行多浮濫元鄉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
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
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
元鄉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
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光爲勸請曰官使未嘗娶
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烏窠乃

布毛侍者

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鳥窠曰汝將何往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云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叔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之以序曰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

夥胡果
泥計乃

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撓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慧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

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求道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驚利脂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驚樂於格鬪茂聞三寶之名不識

茂結莫

慙甘呼

為善儀則婦憐其慙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恣兒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

鮮上聲

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所約如故至且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

製 複 許 不

媒妁娉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
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
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
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
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
黎姿兒古野伏錫來儀自謂向女子之親詣馬氏
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
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
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
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

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白居易
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
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
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萬來詣潯陽
請司馬白居易作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
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
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聚落錢返寺府
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
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

淨

徐

攬
乙

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攬苗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二十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

姜公輔
顏真卿
楊憑
韋丹
受戒

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裔。與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游。佛法囑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大師。真鄉。洎本道。廉訪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戒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

常故元和十年十一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
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身于南崗石墳住世七
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永教行止
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
門人卿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
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度後簷蔔香蕤醍醐味
瀉孰反是香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
苾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
景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并堂者思
入室者悲廬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
者以真實辭書于塔碑

戊戌

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梁肅嘗

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爲瑞應
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略曰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
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
歸宗曰行文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
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司其光
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
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
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

人大明宗極厥言厥幾有補于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議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而與清涼華嚴疏抗衡焉

帝迎佛骨

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于京師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於幢鼓吹騰沓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

韓愈上表非佛

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禪去聲

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宰。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

鼻詳

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鼻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蒯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

蒯列音
茢弗音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於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表哀謝。

貶韓愈潮州刺史
已亥

懌音亦

颶音具 鱷音逆

中音去

韓愈大顛 辨問

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海上。登靈山。遇禪師木穎。而問愈曰：子之來官于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之貌鬱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刑部侍郎。竄逐八千里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氛。日夕發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黜於無入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無恙。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定樂童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於此。

則庶幾召愈。述作功德歌詩。而薦之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冀萬一於速歸。愈安能有懌乎？木顛曰：子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耳。何介介於胷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盍勿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不量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懌。趨時而求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餽求位

屬欲之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茲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平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鬱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復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不夫且亂愈怒主上之感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木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躄之臣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決者以其無道

躄音
跖託

蚩
之充

也。舜生於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夏周，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矣，豈可捨夏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夭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夭且亂耶？愈攘袂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

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木顛曰：甚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愈何暇讀彼之書？木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

惡去聲

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犬焉犬之日莫所見者唯彘一日彘過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彘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說也吾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

煦哥
呼

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莖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為葉為華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莖也枝葉華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恠焉孔子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况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異類兮又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詐造此尤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

慶羊墟

主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聖人之爲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

幾平聲

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爲單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蚕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蚕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
蚕而不為素餐也木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
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蚕食於人
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蚕食於人乎今
吾告汝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
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
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
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
變革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
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

詬許侯

訾音紫

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
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愈
曰吾非訾佛以立異蓋吾所謂道者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
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木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
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
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
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木顛曰孔子不云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

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反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發也今子自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

禪白

旁禪孰如姚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藏往孰如晉

憤父

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木顛曰子之才既不如此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於積藁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求其所荅忙然有若自失逡巡謂木顛曰言盡於此乎木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

罇

伯各

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木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尔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趨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以殘暑尚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鄉等，時雖餘熱，朕不為勞，久之因語及愈，有可憐者。而皇甫鏞素薄愈，為人即奏曰：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州刺史，復造木顛之廬，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木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譽人者必其謗易。發子聞吾

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愈與木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木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復力強 訐居力
龍先 生愈 攻愈

論曰：奮史稱退之性復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

悖對甫

悖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反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蹈偽于此。踈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矣。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參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關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須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眾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

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爲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郊於侍者。得箇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河東

行浪合

人。少精敏。無不通達。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旣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泛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爲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贖。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詞。皆有師法。世號

質
義

通鑑卷五十五
四十五
柳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徧與友人書託以後事。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于州之後堂，因廟于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庚子

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還故有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爲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

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然息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叟，而于王朝高談著述，法華玄覽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爲世範。受業于綿州開元寺，終于梓州慧義寺於戲。

辛丑

釋宗桓 憲宗第三子，登祿仁賢壽三 改長慶

壬寅

○春時雪 ○太和公主 嫁回鶻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聞烏窠

和尚道德。枉駕見之。時鳥窠因長松槃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自是數從之問道。

詔無業不赴而化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臯。實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關。臯至。宣詔畢。稽首無業。足下白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辟也。業笑曰。

貪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夕。告門人慧愔等曰。汝曹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臯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西來。

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
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肇融叡等豈得不知佛
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
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諸
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
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
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
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
輪回思念不忘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
妄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

吻
武粉

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
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
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
之流爭鋒唇吻之間鼓論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
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祿
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起况我禪宗途路且
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尚折脚鐺
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
系念大忌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
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

有少希求而忌大果。十地諸聖玄通佛理，豈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慧未免輪回。共兄

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捨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水凌上行，劔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允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煉。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箇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

知去聲

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摠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

果三賢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穆宗兩朝。允三詔不赴。旣沒賜謚。本達禪師。

澧里第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邪。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頗曉玄旨。因祈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慧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僧曰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來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荅具本傳

癸卯

長慶三年

○

六月新都觀泥像生須拔之復生

○八月帝幸興慶宮遇持鉢僧施

續二
百疋

甲辰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慧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慧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赤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七赤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

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常衍立杭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又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崱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宜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

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于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覩白恠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求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天與地相乾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微

識音志

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
奮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
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
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
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
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
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
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中書令王
智興請於四洲置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
制可既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壇

僧禁
請置
戒壇

緡眉貧

泗州募願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皆
剃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
度無筭臣閱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
儻不禁過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
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
事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淆混
奔趨剃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參百丈却回本寺受
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
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帛驢年去其師因置

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箇歇處其師於是集衆請陞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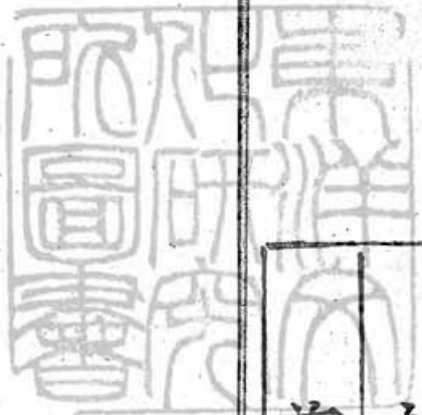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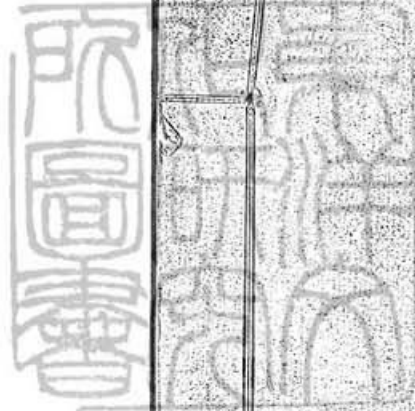
比丘一清書

平江路在城甯府文壽舍人施鈔四定助刊此卷所異桂子流芳即慧

金門之詔

萱堂戲綵早趨玉筍之班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